

小說 X 劇場的意象翻譯——浪人劇場〈縫身〉

刺青雜誌

撰文：吳俊鞍

「沒有任何人是完整的。」浪人劇場改編韓麗珠的〈縫身〉，以這一串點題的夢囈為縫身意象拉開序幕。猶如小說中一貫的疏離感，〈縫身〉劇場的演員不慍不火地重複書中幾近金句的對話。韓麗珠的文字公認抽象，劇場究竟如何以具象的演出重現這暗黑格調的蒼白、而改編當中又有何取捨？

筆者以為韓麗珠的疏離在於，能以超現實的情節碰觸人與人之間喧囂而孤獨的關係。從〈輸水管森林〉「無愛」的語氣至近期〈離心帶〉冷漠顯出的一絲堅強，韓麗珠的小說往往有一種強烈的蒼涼，以卡夫卡式陌生化的筆法描繪荒誕現實，當中對話精煉而意象綿密，必須全神貫注才能跟從情節的行進。〈縫身〉被改編為劇場作品，此前就想會否令未讀原著的觀眾覺得難以適從。

〈縫身〉的主幹，是主角為了完成論文而親自進行縫身手術的一個故事。故事中的國度訂立了一條「縫身法例」，人與人縫身後失業率下降、經濟轉好，連體人能得到更多的福利，縫身意象暗合古希臘哲學中「人生本無完整」的意味，只得縫身才為真正的圓滿。可縫身之於兩人又是一種妥協與割捨，因每人都必須放棄自己的一隻手、一隻腳、甚至本身的生活，來達致社會主流的期望。如董啟章於場刊附文所說「縫身前後的完整性皆不可得」：一半與一半相加後會少於一，即使分裂後不只身軀，以致心靈亦未必整全。

如何將小說的意象「翻譯」到另一媒介往往是譯者的難題。編導王敏豪在場刊明言「改編小說要著力保持作者原本文字的特色」。小說將論文大綱與主角的生活以章節割裂，兩者卻又以連體和縫身的意象互相對讀，大量情節與對話的跳接都論述了縫身手術前後的處境與其中的心理狀況。編導或許了解小說中情節與心理間的拉扯，故以燈光和語氣的轉換來重現原著散碎式的跳接而又不失韻味；觀眾亦不時看到演員之間形體的糾纏、甚至以雙人舞步來帶出分割與融合之間的迷惑。面對小說中高度抽離的場境，舞台設計亦不強求具象，只設一扇窗、一斜坡和一高台，配以沉鬱的米白表現出其中的非現實和疏離感，亦保留了原著對讀者展示的想像空間。

又如核心意象「縫身」，不免俗的會想起縫身作為婚姻、手術作為婚禮的隱喻。其中難度或許就在於具象地表達出這種人際關係間「紐結式」的承諾。劇場固之然未能如原著般剖開身體，於是以布「縫合」兩人。不知有心或無意，紅布

縛起「我」與樂，又是將觀眾帶進了月老的紅線、或中式婚禮穿戴的形象當中。未如原著中「我」和樂的連體，劇場中的兩人只靠紅布維繫，成了貫穿意象之物。布幔拉開的距離不僅展示了兩者的角力，亦指向劇作和小說亟欲帶出的主旨—人際關係中似有還無與一剪即碎的脆弱。

及至紫薇姑母身披著地銀布出場，我無法不認為是一次女王式的出巡。在縫身才是正道的主旋律下，選擇進行分離手術的紫薇姑母儼如一逆世分子，給予主角特立獨行的見解。在此整個劇場陷入一片暗紅，場中只剩「我」與紫薇姑母兩人互道故事和當中的掙扎。其實腿子教授、紫薇姑母甚至「我」皆為主流中歇斯底里的個體，編導的設計無疑為小說中受到抑壓的非主流賦權 (empowerment)，由邊緣跳躍成為擁有自決性的主角。縫身不一定美好，分離不一定負面，又是韓麗珠一貫「灰中見花」的哲學，是一次歷經暗黑後見證自我釋放的過程。

韓麗珠於演後座談徐徐說道：「原來我仍很在意改編後的效果。」某觀眾問，改編後的「我」是否符合作者心目中的形象？我想正如韓麗珠道「劇場帶出了『我』的其中一個面向」，但從劇場演員開始排練之時，小說與劇場的〈縫身〉就已割裂成兩個個體，只剩「我」在所有媒介中對抗主流發出的呼喊，仍是同一。

原文上載於：

<https://medium.com/au-edge-de-la-sc%C3%A8ne/%E5%8A%87%E8%A9%95-%E5%B0%8F%E8%AA%AAx%E5%8A%87%E5%A0%B4%E7%9A%84%E6%84%8F%E8%B1%A1%E7%BF%BB%E8%AD%AF-%E6%B5%AA%E4%BA%BA%E5%8A%87%E5%A0%B4-%E7%B8%AB%E8%BA%AB-21353981cdf>